

嫁接的艺术与艺术的嫁接

——文学与影视双重视阈下的胡辛创作研究

王小娥

在传统与现代、恪守与流变、牴牾与狂欢冲撞交汇的转型时代中,不少作家从埋头纸质文本中走出,“抛头露面”于影视立体传媒,从个性而为的小说到面向大众的影视剧,激流勇进中女作家群体亦呈巾帼不让须眉之势。王安忆、池莉、王晓玉、张欣等皆或深或浅地裹挟于小说的影视改编潮中。其实,在江西这片有点

儿寂寞的红土地上,早有一位女作家,于1980年代初便弄潮于文学与影视双向互动的激流中,淡定从容,奇迹不断。她,就是江西籍的著名作家胡辛教授。

1983年,38岁的胡辛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上海和广西电影制片厂分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

示录》将人对生命不无缺憾的感悟烧炼进瓷里;《瓷城一条街》是“名副其实”又“徒有虚名”的瓷器街的新风俗人情图,景兴厂长在新女性谷子和残疾女子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故事,京城记者与谷子的“罗马假日”般的浪漫故事,丹青世家傅野鹤和儿子小野间的无法沟通的代沟故事,谷子和研究古陶瓷的父亲田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故事,景兴和以禾草包装瓷器的父亲“无言以对”的故事,柴窑把桩火师傅与青青母亲香姆妈的纯清的黄昏恋的故事,爱管闲事的居委会代表粑粑头胖姨娘的故事……在胡辛笔下,绘声绘色、意味无穷却又都分明食着人间烟火;《地上有个黑太阳》中白色土情怀溢于言表,但隐晦曲折的家族之谜,加上魔幻玄乎色彩,给景德镇的故事平添许多神秘幽深艰涩的气氛。

21世纪初期推出的长篇小说《陶瓷物语》,既是对陶瓷历史之河的几番溯源而上的追述,更是陶瓷的时间之河对人的淘洗,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沉甸甸的景德镇的史诗。该书扉页题写:“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这是一部融汇陶瓷历史和陶瓷技艺的书,源远流长的中国陶瓷文化历史的沉寂与当代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浮躁故事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浓得化不开。故事的主角是人,而“物语”却为小说增添奇幻色彩。女作家侯秀芬曾赞叹胡辛说:“对瓷的女性解读,认同瓷这一中国文化的母体为女性,不能不说是她的文化底蕴十足又慧眼独具

的凸显,是否可以说,这可能是关于华夏文明的另一种追溯呢?自母权制被颠覆后,女性湮没于历史地心深处,女性何时才能浮出历史地表?在女性苍茫又荒凉的历史长河中,瓷是女性顽强坚韧的生存状态、细腻委婉又炽烈喷薄的情感舞蹈的记载、折射和象征。无论对否,她勇敢又潇洒地参与了当代文化建构。”一个个瓷背后的故事让人痛惜,情感如瓷,是很难经得起碰撞的。胡辛就这样用女人的眼睛女人的心去触摸、去感悟瓷与女人,从瓷的破碎中分明传递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女性特质的呼喊。

地域文化特质沉淀为胡辛作品的原始底色,而独立的女性意识由朦胧渐清晰浸淫其间,犹如香樟,于朴实无华中沁出淡淡芬芳。当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领导问由胡辛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蔷薇雨》的立意时,她的回答是: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我们轻易抛却的,也许是我们,甚至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要苦苦寻求的呢。这是一个普适性的结论,但她的思考萌生于这方水土。在胡辛的作品中,作者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冷静的洞察反思者、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文知识者、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站在爱与痛的边缘,埋头于对道义与承担的守望与超越,尽情演绎着对这方水土这方人的呵护与拥抱、批判与礼赞。

影。如果说小说的影视改编给胡辛开启了一扇通往声画艺术之窗,那么,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的创制则是胡辛从小说创作、编剧到编导的一次华丽转身,是她对江西这方水土这方人的本土显影。率师生“自编自导自演自摄制”的电视连续剧与电影,以借鉴并超越日韩偶像剧的追求开始了青春偶像剧的本土化实验。身兼作家、教授、编导多重身份的胡辛,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风姿,驰骋于充溢喧哗与骚动的文坛影视圈,用笔墨文字、声画摄影不断丰富拓展自己的表现领域和传达方式。

一、文学与影视的双向互动： 胡辛小说的影视改编

文学与影视有着不解之缘。中国影视创作的成就离不开中国文学的滋养和助推。张艺谋曾言：“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的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

胡辛较早和较清晰地认识到小说与电视剧结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对二者的嫁接进行了具体的操练。她认为：“电视剧和小说有其本质规律的相同处：一是同根同土壤同背景；二是对故事和主题的依赖太强；三是情节结构、人物形象都属开放状态；四是皆厚爱语言，尽管一个行诸文字，一个通过说话。”她的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和《蔷薇雨》，一短一中一长，皆成功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正式改编之改写、删减与扩展的同时，又力争求同存异。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和电影《同龄女友》在改编上基本忠实于原小说，故事主线别无二致，小说文本中画面感强烈的场景都搬上了荧屏。但是，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将小说的特定的封闭环境进行了拓展，都走出了省妇女保健院的小庭院，都不约而同添加了三个女友陪柳青去上海看病的情节。其实，这样的改变必然会带来表达的不同。如果说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全部缺席，他们只是四个女人汨汨流淌的语言河流上漂浮的能指；那么，电视剧与电影的声画艺术则让这些男人一个个粉墨登场，除了叶芸的第二任丈夫凶恶粗鲁之外，其他男人对女人们都能善解人意，并且都为柳青治病出谋划策。银幕和荧屏皆充溢着和谐的氛围，淡化了原小说

文本浸透空气和骨子里的女性的无助感。而在中篇小说《这里有泉水》的前半部分，树云的男友一直都只是活在她的痛苦记忆中；到了后半部分，他出场了，并要求重续前缘。他的出现引出了树云的身世之谜，在电视剧中，根本就删除了后面的故事。但如若放到今天越改编越漫长的潮流中，可能前史后史都会尽情发挥！

胡辛认定：“如果说电视剧与小说的缘分更深，那么电视连续剧跟长篇小说就是不解之缘了。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一样，不怕人物众多，不怕故事情节曲折繁杂，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旁逸斜出繁花满树那才有看头。长篇巨著也只有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才能得到恢宏磅礴又舒缓细腻展现。”不同媒介的叙事转变在胡辛创作中亦可寻觅出有规律又逆规律之轨迹。

28集电视连续剧《蔷薇雨》因了女性故事的丰富生动，导演的认真敬业，老、中、青明星群体的倾心打造，主题与时代节奏的吻合，还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获得好评如潮。该剧虽由胡辛编剧，胡辛却没有完全忠实于原著，也就是说，放弃了轻车熟路，而是进行了改写、扩展和删略。

首先，该剧删除了小说中的四个人物——席大鹏、钱光荣、勺子和糯糍女；其次，该剧还一一删除了阿玮第二次栽进感情陷阱、遥遥的恋人席大鹏的故事、希璞和老副省长凌光明之间的朦胧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等情节。同时，该剧还对晓峰、和尚等人物形象进行了适当改写。晓峰从小说中的一个从未有露脸机会的人物符号，到电视剧中摇身一变“成了凌云与阿玮、徐氏家族和凌云父亲等纠结的大活扣”，从播出效果来看，晓峰的戏不仅使剧中矛盾充满了悬念和张力，而且丰富了阿玮和凌云的性格。而和尚从小说中的改良型的市井泼皮形象到电视剧中圆头圆脑的善良憨厚胖子形象的改写无疑给电视剧的气氛营造增色不少，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除此之外，扩展亦是《蔷薇雨》“小说的影视改编”的必要手段。阿玮与凌云、七巧、姚鸿、辜述之、巴小霞之间的纠葛戏得到扩展，增添了不少情节链和很多细节；二玫与石平林、副省长鄱河鸥之间的误会戏也进行了填充和扩展，不像小说中多用心理活动来过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的结局对小说结尾进行了颠覆式的改写，大大淡化了小说结尾的悲剧性，而是变成了迎合观众审美趣味

的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淡化了哲理,少了回味,但到底走向了世俗化的生活。

胡辛“小说的影视改编”的成功,一方面应归结于影视剧对小说文本的文学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其小说文本的影视化思维和想象、画面感强等影视化倾向也是改编成功的重要条件。翻阅文本的张张纸页,在品味胡辛小说文字之美的同时,那绘声绘色的魅力亦扣人心弦。《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她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扣子轮轮转”的把戏,将少年与中年、幸与不幸、故事与故事缝织得自然流畅,亲切可信,给人强烈的画面感和视觉感。《这里有泉水》中,树云在青年老师余多和萧乐乐的怂恿下,在长衣长裤外穿上露胳膊大腿的游泳衣,下到鹅湖游泳,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初,墨守成规的中年女性想变要变但又缩手缩脚的具象化的表征。而《蔷薇雨》中,谨小慎微、一钱如命的小男人辜述之,家中有间暗无天日的小书房,外锁内锁还要加抽屉锁,亦是意味无穷的视听元素。

二、多元文化的影像呈现： 胡辛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的创制

电视纪录片被公认为电视时代高文化品格的代表。在中国,一般认为,“纪录片是最有品位最有魅力的电视作品。纪录片体现着一个电视台的综合实力和品位。”中国电视纪录片发轫于中国电视开播之时,走过了政治化纪录片、人文化纪录片、平民化纪录片与社会化纪录片四个时期,强调的仍然是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闪亮荧屏,让中国的纪录片“从历史的中国走向现实的中国,从自然的中国走向社会的中国,从封闭的中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成为引领中国电视文化发展方向的领路人。”

无须讳言,胡辛电视片的部分创作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遵命之作”。大型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电视专题片《千里踏访颂师魂》等皆是省委宣传部、省电视台等的应邀之作,属于“主旋律”作品,也可以看成是作者叙事策略的被选择。如果说《千里踏访颂师魂》是为了师德师风的建设而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是作者叙事策略的主动选择;那么,对景德镇进行宏观宣传的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对活生生的瓷都人形象进行塑造和推出的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以及对红土地革命传统精神进行

传颂的电视片《红绿辉映领袖峰》等更是作者叙事策略的主动选择。所以,说胡辛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的创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张扬主流文化,弘扬主旋律,是实事求是的。

胡辛的“遵命之作”常将伦理亲情融汇于主流话语之中,在她所写所摄的人物身上,常将其性格、言行、命运与伦理感情交融,也许在她并不自觉的运用,但到底是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的血肉相联,而且很容易唤起受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开辟了一条主流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

真实是纪录片的本性,是纪录片的灵魂。电视纪录片的真实也成就了纪录片的真情。胡辛的电视专题片《千里踏访颂师魂》就是很好的印证。一段段客观影像还原和再现出了一个个教师的信念与坚持、道出了教师们的伟大和平凡,场面感人至深,观者无不流泪。2001年胡辛率8个研究生分期分批走遍江西11个地市的乡野山村,从风光秀丽的赣北,到群山逶迤的赣南;从渊明故里桃花源畔,到朱子旧居婺源之源;从临川秀水才子之乡,到井冈胜地庐陵故都……把镜头对准第一线的16位中小学教师,其中近一半女性,多是山村教师,有的几度出山进山,有的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富商的女儿,有的是劝导城市中学教师的丈夫一块下乡的师范生……她们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的事迹,看似平凡,实则很难坚持,当聚焦镜头中,其震撼力是很大的。朴实的话语,“假戏真做”的感人场景是对乡村教师的理解与支持,更是乡村教师对学生血缘之爱、伦理之情的一种升华。

在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中,“人正在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人的内心世界正在成为纪录片探索的重要内容”。胡辛将摄像机的镜头聚焦于景德镇的名人名流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王锡良,将民间青花“学院化”的秦锡麟,将陶艺释为温润如玉的何炳钦,用瓷演绎人性的“动物世界”的周国桢,城雕“陶”与“瓷”的主创者姚永康,开创颜色釉创造人物的李菊生,在源远流长的传统陶瓷工艺中创新的刘远长,栩栩如生的写实主义者张育贤,珠山八友之后刘雨岑等,这9个造诣颇高的陶瓷艺术家都生活在景德镇这片热土上,领受白色土上七彩雨的熏陶,但胡辛在对他们人生经历和陶艺特质进行叙事编码的过程中,一半声画以客观镜头展览他们的作品和绘画制作的过程,一半

声画则是他们各自的讲述,或回顾人生历程,或谈创作的感悟,或谈困惑与追求,各是各的特色,又集锦成名流荟萃,采取的是平民化的视角,选择的则是大众文化叙事策略,让观众一下子就与名人变成零距离。

无独有偶,电视系列片《追寻胡先骕》将镜头聚焦于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者胡先骕先生,分上、中、下三个时间段试图用声音和画面塑造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立体多面的胡先骕先生。上集“落霞孤鹜 秋水长天”:从胡先骕先生诞生到从美国学成归国(1894-1916);中集“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写艰难岁月中国植物学的崛起(1917-1949);下集“老当益壮 水杉歌起”写解放后胡先骕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1950-1968)。挖掘江西的名人,将中国传统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丰厚的知识底蕴、真挚的师友情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传扬开去,为赣文化研究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资源,传承江西“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和“古文化”,是胡辛不懈的追求。

三、“青春”、“偶像”的当代演绎: 胡辛校园青春剧的实践与创新

起源于日本,形成“文化攻势”于韩国,传播到东亚及欧美各国的偶像剧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偶像剧所承载的是大众文化中最时尚、最流行元素。青春、爱情、励志和娱乐是偶像剧的四大必要元素。当一些国产偶像剧仍然沉醉于一味模仿日韩偶像剧的梦幻世界时,胡辛率研究生“自编自导自演自摄制”的中长篇电视连续剧《聚沙》、《沙之舞》与电视电影《惊艳陶瓷》,却别开生面地进行了青春剧的本土化实验。

24集校园青春剧《聚沙》于2007年五一黄金周在中国教育台播出,可称为中国高校第一部以师生团队面貌创制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也是中国第一部直面研究生生活题材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校园青春剧是偶像剧之一种,这部剧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交织交融、充满阳光。她既有偶像剧的青春、爱情、励志、娱乐的构成元素,更有“爱情蒙太奇”、“同一屋檐下”、“灰姑娘传奇”等叙事模式。她在借鉴日韩偶像剧基础上有一种超越,而且,一扫以往不少国产偶像剧那般无生活气息的矫揉造作之风,以

她特有的视听图谱、人物符码、细微真实的“生活流”、浓厚的校园“气息”谱写着当代研究生的青春之歌。《聚沙》中学生演学生,校园、教室、拉片室、剪辑室、寝室、图书馆、操场、食堂等都成了《聚沙》不可或缺的视觉空间编码,既有学习的氛围又有生活的气息还有励志的影子。《聚沙》的对白颇显研究生素质的精彩。内容真实可信,既有同学之间的真诚关爱、友好互助,又有相互猜疑、不公平竞争;既有师生之间的深情浓意、代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又有隔膜疏离乃至提防。但在相撞中相融,渐渐地由散沙走向聚沙。

此后,胡辛又率硕士生们“自编自导自演自摄制”了8集电视剧《沙之舞》,创制过程中就赢得新华网等媒体的关注,其同期纪录拍摄过程的《在路上》获国际大学生“金熊猫奖”纪录片最佳创意奖提名。这部关注青年一代教育问题的《沙之舞》于2011年暑期在江西电视台公共频道粉墨登场,好评如潮。《沙之舞》将镜头对准“贪欲”,反映的是反毒戒毒与吸毒贩毒的较量,立意点则是道德是沙之金光所在,贪欲毁灭人性之光;探讨了高校学生学习、生活、爱情、日常点点滴滴中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碰撞、纠葛和撕掇。高校生活的生机勃勃、丰富多彩,激流下的潜流、阳光下的阴影交织着,既增加了情节的悬疑度,又做到扣人心弦。

与《聚沙》相比,《沙之舞》在题材上有所突破,话语传达和叙事策略上有较大变化。当代大学校园对真爱的呼唤和寻觅演绎得颇具张力。何冰与任若水、夏霜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纠结,何冰对欧阳易晶周密的算计和情感利用,邵折腾与文静茹的“奇遇”,化学点女生对何博的搞笑式“迷恋”等,从人物的表象到心灵世界的变异追寻,无疑给《沙之舞》增添了可看性和思考深度。胡辛就是这样,稳打稳扎,淡定从容地率领师生为挑战日韩偶像剧作种种实验。

胡辛的创作,依然处在行进中的现在时态,对胡辛这样创作多面手不老松,拙文肯定是自不量力,落在纸上的仅仅是意义的一部分,但重要的是,她搏击于文学与影视双向互动激流中的种种尝试,这种率领年青一代迎难而上、脚踏实地、呕心沥血的探索精神,对我,对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无疑是仰视并学习的榜样。